

【高质量发展】

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价值意蕴、运行机制与实践进路

张佑林 田骐铭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针对当前乡村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文化认同弱化、产业模式单一及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探讨如何以本土文化遗产为核心驱动力，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在系统阐述乡村文化遗产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价值体系基础上，构建了以“价值活化—业态融合—科技创新—品牌塑造—机制创新”为核心逻辑的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深入分析了产业赋能、文化赋能、人才赋能、生态赋能、治理赋能等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路径，并且进一步探索了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空间载体，旨在为乡村振兴提供一种可持续、有温度、有深度的“文化解决方案”。

关键词：文化遗产；乡村振兴；文化赋能；产业融合；空间载体

作者简介：张佑林，经济学博士，丽水学院人文学院资深教授（丽水 323020），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教授；田骐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深圳 51805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24VWB02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度“文化遗产赋能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GD25CYS61）

DOI 编码：10.19941/j.cnki.CN31-1957/F.2026.02.006

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关键一环，关乎全局、关乎根本、关乎长远。在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找到一条既能留住“乡愁”又能繁荣发展的特色之路，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会发现答案或许正蕴藏在乡村所承载的丰厚文化遗产之中。乡村文化遗产绝非尘封于博物馆的静态标本，而是流淌在乡村血脉中的活态基因，承载着乡村的历史文脉与乡情民俗，它既是村落格局、古建民居、农业遗迹构成的“有形之躯”，也是乡风民俗、传统技艺、节庆礼仪、口头文学、乡土知识凝聚的“无形之魂”。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这些曾经被视为“老旧”的文化遗产，正以其独特的价值意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时代活力，成为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文化资本。2021年施行的《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要“采取措施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优秀农业文化深厚内涵^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统一监管督察，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有效保护与活态传承^②。”以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赋能乡村振兴”是当前中国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战略路径之一，它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视角，强调文化引领、生态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新时期新征程，文化遗产不断彰显出延续乡村历史文脉、驱动经济动能转换等重要价值，其赋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是探索乡村振兴发展的应有之义。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层价值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探索其科学可行的实践路径。

一、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蕴藏着激活乡村全面发展的巨大传统智慧和强大内源动力，不仅为乡村振兴注入历史文脉的根基力量，更能通过生态农业技术复原、传统知识体系重构和特色产业培育，有望成为破解乡村生态退化、文化断层、产业空心化等难题的关键抓手之一^③。”文化遗产不仅构成乡村的文化底蕴、延续历史根脉，更在提升乡村文化涵养、推动乡村经济动能转化、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是解决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空心化”与“千村一面”、社会活力不足等问题的破题关键。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绝非单一的经济效益，而是一个涵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价值体系，构成引领乡村振兴的“引擎”，其核心在于“以文化人，以文兴业”。其价值意蕴深远而多维，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核心维度。

（一）文化价值：守护根脉，重塑乡村文化自信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母体和根基，承载着独特的民俗、方言、节庆、手工艺和古建筑等，基于“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原则，首先要防止这些宝贵的文化基因在现代化浪潮中消亡，推动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乡村留住“乡愁”的记忆。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化遗产就是这个“魂”的载体，通过对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如将祠堂、古宅改造成村史馆、书屋、文化活动中心，举办民俗活动，可以极大地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乡村重新成为有温度、有活力的精神家园；通过恢复传统节庆、民俗活动，建设村史馆、非遗传习所等文化空间，使乡村重新成为富有精神磁场的文化高地；通过系统性的挖掘、整理与活化利用，使濒危的文化遗产得以延续，让年轻一代有机会了解并学习传统技艺、戏曲、民俗，避免文化断层，使乡村成为活态的文化博物馆，延续文化血脉，守护中华民族的乡村根脉。当村民发现自己世代传承的技艺、习俗、故事不仅能被保留，还能带来尊重和收入时，会产生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农民日报》，2021年4月30日第2版。

② 任绍敏、郝力更：《专家称上海争取“十二五”试点增值税扩围》，《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1月26日。

③ 李红波等：《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118—125页。

（二）经济价值：点石成金，培育乡村特色产业

乡村文化遗产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核心资源，它们构成了乡村的“文化底色”和独特标识。世界上最具生命力且难以替代的产业，往往生长于最深厚、最独特的那片文化土壤之中。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遗产可以转化为旅游产品、文创商品、体验服务等乡村特色产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传统手工艺（如刺绣、陶瓷、编织）可以发展为文创产业；地方戏曲、民俗表演可以成为旅游演艺产品；古村落、农业文化遗产可以成为旅游目的地，形成“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的新业态；文化遗产创意能催生民宿管家、非遗传承人、乡土导游、文创设计师等新职业，吸引本地青年回流和外部人才入驻，为乡村带来活力，创造多元就业与创业机会；将地方传说、传统农耕文化融入农产品品牌故事与包装设计中，打造“有故事”的乡土特产，可以实现从“卖资源”到“卖文化”的转变，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当一位游客因一片古窑址而理解陶器的温度，因一场传统节日而感受到社区的凝聚力，因一味古法食材而品尝到时间的沉淀时，文化遗产便真正完成了其价值的当代转化，成为乡村振兴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三）社会治理价值：凝聚人心，重构乡村治理体系

文化遗产是凝聚社区共识、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纽带，许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哲学，可以为现代乡村治理提供借鉴。许多传统的村规民约、生态伦理观念（如护林、节水）中蕴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智慧，将其与现代治理理念结合，可以为当代乡村治理提供有益借鉴；将传统文化中的乡规民约、道德规范与现代治理相结合，可以形成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促进乡村有效治理；围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能够有效动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重建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社区关系，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力；共同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生动的社区实践，如共同修缮宗祠、恢复传统节日，能够重新联结因人口外流而疏远的人际关系，强化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在文化遗产项目中，政府、企业、村民合作社、非遗传承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同合作，有助于构建更加现代化、民主化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完善并重构乡村发展治理体系。

（四）生态价值：和谐共生，助推乡村可持续发展

传统农耕文化把“应时、取宜、守则、和谐”视为最高准则，形成“三才观”“循环观”“节用观”等生态伦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把山水视为神灵居所，通过禁忌、仪式、乡规民约实现“敬畏式保护”，为今天的生态红线制度提供了本土注脚；许多文化遗产本身就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传统村落选址、民居建造技艺（如夯土、竹木结构）、农业生产方式（如梯田、稻鱼共生）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为现代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如梯田、桑基鱼塘）、传统村落布局（依山傍水、顺应自然）等都是活态的生态博物馆，保护它们就是保护独特的乡村生态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传统农耕中“种养结合”“就地取材”等理念，为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提供了宝贵思路，推动乡村走向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通过梯田水土保持、基塘循环系统等传统生态技艺，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可持续基础，更通过生态伦理的传承强化人与自然共生理念，为其他价值的实现奠定物质与精神双重保障^①。”要充分借鉴传统聚

① 吴思睿、吴忠军：《农业文化遗产地“三生空间”的生态智慧——以桂林龙脊梯田为例》，《社会科学家》，2025年第2期，第82—88页。

落的营建智慧（如通风、采光、排水），避免“千村一面”的破坏性建设，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实现现代生活需求与传统生态美学的统一。乡村生态文化理念不是“就保护谈保护”，而是通过文化治理唤醒主体、通过绿色产业赋予市场价值、通过制度创新固化收益，最终把“绿水青山”转化为“持久的金山银山”，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度的可持续共生。

通过梯田水土保持、基塘循环系统等传统生态技艺，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可持续基础，更通过生态伦理的传承强化人与自然共生理念，为其他价值的实现奠定物质与精神双重保障。

（五）人才与教育价值：培育沃土，激发内生动力

文化遗产是吸引和培育人才的最佳平台，非遗、农业系统、传统村落等文化资源为返乡者提供了差异化、低门槛且高情感黏性的创业场景，能够吸引本土人才回流、外部创客进驻，利用传统空间开办工作室、民宿、书店等，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场景和商业形态，优化乡村经济结构，实现“输血”向“造血”的转变；将乡村打造成为大中小学的研学实践基地，学生可以在这里学习非遗技艺、体验农耕文化，让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年青一代心中生根发芽；通过培训，使普通村民成为文化讲解员、技艺传承者，在参与中提升自身能力，从“旁观者”变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文化遗产不是“怀旧符号”，而是可以不断增值的“体验型基础设施”，当返乡人才把现代审美、数字技术与原真乡土融合，就能在保护中创造就业、在传承中实现盈利，最终形成“人才—遗产—产业”的乡村可持续发展生态。

二、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研究

文化遗产是乡村振兴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源泉，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核心资源，具备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在提升乡村功能、产业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塑造发展环境、与文脉赓续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可以理解为一个以文化遗产为核心要素，通过系统性激活与融合，驱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全面振兴的动态过程，其核心机理可以概括为：以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为前提，以价值活化为起点，以业态融合与民俗体验为手段，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品牌塑造为形象定位，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资本，并嵌入到乡村的经济社会系统之中，最终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一）以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为前提

文化遗产是乡村独特性的灵魂与身份标识，它承载着农耕文明的历史记忆、集体智慧和审美价值，若失去这个“根”，文化遗产赋能就成了无源之水，乡村振兴就会落入“千村一面”、丧失特色的误区；掠夺式开发或“建设性破坏”虽可能带来短期经济利益，却永久性地摧毁了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只有将保护置于首位，才能确保文化遗产这一核心资产能够代际传承，为乡村带来源源不断的长远价值；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当地居民，以他们的文化遗产为前提，意味着尊重其文化选择权和发展主导权，增强文化自信与社区凝聚力，避免外来资本和观念的文化侵蚀；唯有坚守保护底线，才能在发展中守住乡

愁、彰显特色、延续文脉，最终走出一条文化自信、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人民幸福的、具有可持续生命力的乡村振兴之路。

（二）以价值识别和活化利用为起点

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是乡村文化遗产价值兑现的过程，首先要全面梳理乡村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全域性的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建立数字化档案库；不仅要关注“明星”资源，更要挖掘“沉默”的日常性、生产性文化遗产；要建立评估体系，对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以及可开发潜力、脆弱性等进行综合研判，为分类施策奠定基础。“非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传承传统乡村文化，注重社会价值是首要前提：既要系统梳理乡村非遗谱系，传承乡村文化基因；也要着力提振乡村文化精神，重塑乡村文化生态^①。”在价值识别的基础上，开展对乡村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现代转译与活化利用。不仅仅是记录，更要挖掘其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精神价值，并用当代语言和审美进行解读，使其与现代社会产生共鸣；要推动对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转化，支持非遗传承人开展授徒、传习、展示活动，推动非遗进校园、进社区，培养年轻传承力量，让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找到新的生存土壤；要引入现代设计、艺术、科技元素，对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创产品，推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让传统文化“用”起来、“活”起来，打造文化IP，避免低水平、同质化复制。

（三）以业态融合与民俗体验为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这为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指明了发展方向。要深化“文化+”融合发展，发展乡村研学旅行、民俗体验、康养度假、文创农业等深度融合业态，提升价值链，将文化符号转化为具有实用性和审美价值的文创商品，延伸产业链；通过打造主题文旅线路，设计如“古村落探秘之旅”“非遗体验之旅”“民俗节庆之旅”等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全域化与融合化发展；不要局限于单个景点，而是将整个乡村作为一个大景区来打造，推动文化、农业、旅游、康养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从表面的观光走向深度的文化体验与生活方式的分享；要将地方传说、民俗节庆开发成小型实景演出或沉浸式戏剧，利用祠堂、古戏台、老校舍等公共文化空间，举办乡村市集、文化讲座、社区活动，使其成为新的乡村文化客厅和社交中心；鼓励村民成为文化遗产的讲述者、展示者和受益者，培养“乡村代言人”“非遗传承导师”；修复古建筑，将其改造为精品民宿、文化客栈、乡村书店、研学基地，让游客“住进风景里，活在文化中”；要将农耕文化故事融入农产品包装和营销，如“梯田稻米”“古法酿造”等，恢复和保护地方特色农作物品种、传统种植技术，发展有机农业、体验农业，振兴传统农耕文化；通过邀请游客参与手工艺制作、学习地方戏曲、体验农耕活动，让游客从“观看者”变为“参与者”，体验农事、学习手艺、参与节庆，创造深度、难忘的消费记忆。

（四）以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赋能为动力

在数字时代洪流中，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到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通过科技手段重新激活、阐释和传播那些深植于乡土的文化记忆，是文化遗产赋

^① 黄永林、任正：《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115—124页。

能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要通过数字赋能,拓宽边界,建设“云上乡村”;要开发数字文创,将文化遗产元素(如纹样、图腾、神话形象)转化为数字藏品、动漫、游戏IP等,拓展变现渠道;要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文化遗产的记录、展示和传播(如VR/AR、数字博物馆),并借助电商平台拓宽文创产品和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通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VR/AR等技术,复原历史场景,开展“云游览”,建设“数字乡博”,开展线上直播、电商销售,拓宽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变现渠道,将非遗产品、乡土特产直接对接全球市场;要通过建立数字博物馆,永久保存和展示乡村文化记忆;通过创新传播方式,利用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展示乡村文化和非遗魅力,吸引线上关注,为线下导流。当科技之光点亮乡村记忆,那些深藏于土地的文化密码将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构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乡土与世界的文化桥梁。

(五) 以品牌塑造为形象定位

“打造非遗品牌、创新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拓展市场消费路径,这些已经成为乡村文化振兴中有效的经济强化措施。他们为非遗的唤醒、创新与创业、消除贫困以及乡村全方位振兴的综合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①。”文化遗产是乡村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载体,构成塑造乡村独特魅力的核心要素,是乡村品牌塑造的“源头活水”,只有根植于文化底蕴,融合现代创意与社区力量,才能打造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时代活力的乡村品牌,最终实现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生态宜居的共赢。文化遗产赋能乡村品牌塑造的路径很多,基于本地最独特的文化核心,建设如“陶瓷艺术村”“编织小镇”“民俗节庆胜地”等,打造“一村一品”文化品牌;组织手艺人成立合作社,设立“非遗工坊”,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引入现代设计师,对传统手工艺品进行再设计,使其更符合现代审美和实用需求(如将土布做成时尚布袋,将竹编做成灯具);基于最具特色的核心文化资源,进行整体包装、策划和营销,形成具有高辨识度 and 市场号召力的乡村文化IP;打造“一村一品”的地理标志品牌和文创品牌,讲好文化故事,提升产品附加值;恢复和保护地方特色农作物品种、传统种植技术,发展有机农业、体验农业,振兴传统农耕文化。以浙江松阳为例,这个被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的乡村,通过“拯救老屋行动”,对上百座传统民居进行精细化修缮和适应性改造,引入民宿、文创、书店等业态,不仅留住了“筋骨肉”,更传承了“精气神”,实现了文化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双赢。

(六)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

当前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之间存在着文物、非遗、住建(传统村落)、农业、文旅、自然资源等部门条块分割,政策与资源难以形成合力,村民常被视为“被管理者”或“旁观者”,而非主体和受益者,导致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需要通过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与协商平台,在强化政府引导与监管作用的同时,充分激发企业、社会组织、社区与公众的参与意愿与创新能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可持续治理格局,这本质上是一场“治理革命”。它要求政府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与赋能者,市场从旁观者转向积极的共建者,而村民则从被动参与者回归为真正的文化主体和振兴主角,通过系统性、协同性的制度设计,才能真正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① 何春雨、腾春娥:《重塑与提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47—53页。

成为驱动乡村内生增长、彰显文化自信的澎湃动力。

三、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文化遗产赋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从“静态保护”、经“活态利用”与“创新驱动”的范式跃升,深刻体现了从“物本”到“文本”、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历史性进步。将文化遗产作为乡村发展的核心引擎与灵魂,需要通过一系列文化创新和市场手段,让沉睡的文化资源“活起来”,让乡村产业“旺起来”,让农民的钱包“鼓起来”,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全面振兴目标^①。具体来看,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主要通过以下五条主要路径实施展开。

(一) 乡土文化赋能——从“记忆”到“认同”的精神重塑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更是文化的复兴与创新。将乡土文化元素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能够为乡村发展注入独特活力与持久动力,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农耕记忆的活化与创新表达,重构乡村文化认同与内生凝聚力,将传统农耕文化嵌入现代数字语境,形成跨地域的文化传播网络,不仅强化了社区对本土知识的集体认同,还反哺生态保护意识的自觉延续,形成“文化活化—生态维护”的良性循环^②。”乡土文化是村民情感归属的根基,是乡村振兴的“魂”之所在,具体包括:重塑文化认同与乡村自信,通过重新发掘和弘扬本土文化,增强村民的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改变“乡村落后”的自我认知;重建社区公共生活,修复祠堂、戏台等公共文化空间,恢复节庆、社火等集体活动,重新凝聚社区情感,改善乡村治理;培育文明乡风:传承和弘扬传统美德、乡规民约中的积极成分,促进邻里和睦、乡村和谐;留住本土能手,为本土的手工艺人、戏曲传承人、乡土厨师等提供新的发展平台和经济回报,使他们能“在家门口致富”,避免技艺失传;培养青年后继力量,通过设立传习所、开展研学教育,激发年青一代对本土文化的兴趣,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和乡村建设者。当每一片土地都能讲好自己的故事,当每一种文化都能找到现代表达,乡村振兴将真正实现从“外在输血”到“内在造血”的深刻转变,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乡村新画卷。

(二) 产业赋能——从“资源”到“资本”的经济转化

世界上最具生命力且难以替代的产业,往往生长于最深厚、最独特的那片文化土壤之中,文化遗产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融合,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通过挖掘、保护与活化利用乡村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传承文化根脉、增强文化自信,也能为乡村产业注入独特动力,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赢。文化遗产引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很多,具体包括:将传统手工艺、民俗节庆、古建筑等转化为特色产品或体验项目,打造“文化IP”,提高农产品、旅游服务的独特性与溢价能力;激活文化旅游,将古村落、传统民居转化为民宿、研学基地、文化展示空间;将民俗节庆开发为旅游体验项目,吸引游客,直接增加经济收入;催生文化创意产业,将传统手工艺(如刺绣、陶瓷、编织)与现代设计结合,开发文创产品,形成非遗工坊、乡村文创品牌,实现“指尖经济”;提升农

① 李淑慧、刘芳:《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乡村科技》2025年第9期。

② 吴灿:《农业文化遗产: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演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2期,第33—41页。

业品牌价值，将传统的农耕文化、地方品种、生态智慧融入农产品，讲好“品牌故事”，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实现农产品溢价；培育新业态，发展文化体验、乡村研学、康养旅居等新业态，延长产业链，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安徽西递、宏村为例，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通过严格的保护规划和科学的旅游管理，将徽派建筑、水系格局和宗族文化转化为强大的旅游吸引力，是文化遗产旅游的经典范例。

（三）人才赋能——从“流失”到“汇聚”的引力形成

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待开发的遗产资源，对文化创意者、研究者、理想主义者具有天然的强大吸引力，它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稀缺性资产”。人才是盘活文化遗产的“引擎”，本土人才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和阐释者，外来人才带来创新思维、市场渠道和现代管理能力，能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产品与服务。从人才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看，一般是先由本土乡贤或外部关键人物（如返乡企业家、艺术家）牵头，启动一个标志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小项目，形成示范，成功吸引首批外来访客和关注，创造初步就业，吸引部分青年返乡或外来专业人士加入；然后形成小型产业集群（如民宿集群、手工艺合作社、研学基地），生活配套逐步完善，吸引更多元化的人才定居，社区文化活力被彻底激发。最后建立起内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机制、人才培养与吸引机制，形成强大的社区凝聚力和品牌影响力，实现自我造血。从近年各地实践看，乡村文化遗产开发与人才回流已形成“文化赋能—产业兴旺—人才返乡—社区再生”的良性循环。文化遗产开发与乡村人才吸引，本质上是一场“以文化人，以人兴村”的实践。其最高境界，是让乡村因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蓬勃的生活机会，重新成为人们“向往的栖居之地”，而不仅仅是怀旧对象或短暂的旅游目的地。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遗产得以生生不息，人才得以各展其长，乡村则重获可持续发展的灵魂与动力。

（四）生态赋能——从“局域”到“整体”的环境协同

乡村生态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生态文化理念与生态保护行为上。乡村生态文化理念源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核心要素包括：尊重自然，延续传统乡村“顺应天时、因地制宜”的生产智慧，如循环农业、生态种植等；文化传承，保护乡土知识、民俗信仰、生态伦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风水林、祭祀山水的传统习俗；村规民约，如村子里的风景树禁止砍伐、藏族的神山圣水不容破坏等行为范式，通过村民自治等方式，形成集体参与的生态保护机制。在生态保护行为方式上，先人们留下了许多生态智慧，如许多农业文化遗产（如梯田系统、桑基鱼塘）本身就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其保护与利用直接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指导生态建设，传统村落的选址、布局、建筑工艺（如夯土技术、通风设计）体现了适应自然的智慧，为现代乡村的绿色建筑和生态规划提供了借鉴。以上这些丰富的生态文化理念与生态保护行为方式被巧妙地“激活”，乡村就能找到一条既有文化厚度、又有经济活力、更有社区温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如通过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绿色产业，可以使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相协调；通过推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必然会推动村容村貌整治、垃圾污水处理等，间接促进了生态宜居乡村的建设。乡村生态文化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不仅是环境保护的需要，更构成乡村文化复兴和乡村永续发展的根基。

（五）治理赋能——从“管理”到“共治”的模式创新

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牵涉面广，需要创新管理机制。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形成“政府引导、村民主体、企业参与、专家指导、社会助力”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确保村民在决策、建设、运营和收益分配中的主导权，避免“外来资本吃肉，本地村民喝汤”的局面；要激发内生治理动力，文化认同感的提升，使村民更愿意主动参与村庄事务，实现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通过创新治理载体，依托宗族理事会、非遗协会等传统或新生的社会组织，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通过强化组织凝聚力，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可以利用文化项目作为纽带，更好地组织和动员群众，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强化人政策支持，大力培育本土人才，积极引进外来专业人才；要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政府需要在资金、土地、税收等方面提供支持，并建立合理的产权和利益分配机制，在政策、基础设施、资金引导和标准制定上发挥作用。

四、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空间载体

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最终落脚点，是要将原本静态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消费、可教育、可创业的生活场景，使其成为文化活化的“容器”，同时也是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治理协同发展的“接口”。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空间载体，是一个从“保下来”到“活起来”，再到“火起来”的有机生态系统。它通过精心规划与设计，将沉睡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学习、可创造的发展资本，最终在特定的空间里，实现文化传承、产业振兴与生态美好的多重目标，绘制出充满生命力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空间载体”可归纳为以下五类：

（一）空间重塑与沉浸载体

乡村文化遗产是时间积淀的“活态基因”，将文化遗产有机融入乡村空间重塑，能够激活乡土资源、延续文化脉络、重塑身份认同，并为乡村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对于重要的考古遗址、农业遗产景观、古道水系等，可以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生态博物馆、历史步道等方式，实现保护与展示，并融入乡村整体景观；加大对古村落、古建筑群的场景化利用，改造传统民居，打造特色民宿、非遗工坊、文化沙龙空间；围绕非遗技艺，建立集生产、展示、体验、销售于一体的工坊集群，形成特色文化产业，游客可观摩、体验并购买非遗产品；通过微改造植入新功能，保留村庄肌理，整体风貌活化，形成沉浸式文化景观；对祠堂、庙宇、古民居、特色院落与古村落通过保护修缮、适应性改造，使其成为社区文化中心、乡村博物馆、民宿或研学基地，让建筑空间本身“讲述”历史，使其成为公共文化空间或旅游景点；以文化遗产为核心吸引力，整合民宿、餐饮、农耕体验、文创商店等业态，形成特色文旅目的地；串联分散的文化遗产点、自然景观和村落，形成如“古驿道之旅”“非遗手工艺之旅”“红色记忆之旅”等主题线路，带动沿线整体发展。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将考古遗址转化为可参观、可体验的研学与休闲空间，带动周边文创与农业；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以整个村落为展场，展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协同，保护苗族支系文化，村民本身就是“活态展品”；安徽碧山书局、浙江松阳的“云上平田”民宿聚落，将老宅转化为兼具居住、体验与消费功能的复合空间；江西婺源篁岭的“晒秋”景观与梯田农耕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文

化景观，这些都是空间重塑赋能乡村振兴的经典案例。

（二）农耕文化传承载体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在长期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独特的农产品体系、丰富的生物种类、完善的知识技术体系以及突出的美学与文化价值^①。”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这些系统“不仅产出食物和生计，更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宝贵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成为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②。”将传统耕作技艺、民俗故事融入品牌，可以形成农产品地理标志赋能经济发展，例如新疆“葡萄沟”依托坎儿井文化遗产，打造葡萄产业与文旅综合体；深入挖掘地方传说、节庆等，可以创作动漫、文创产品，可以打造乡土文化IP与创意农业，如河南洛阳平乐村依托“牡丹画”传统，形成农民画师产业链；通过农遗系统活化，可以打造在地农业体验游，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通过农事体验、田鱼宴、生态产品销售，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例如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以“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申遗，核心区82个村寨统一风貌管控，村民以梯田入股旅游公司，年人均分红5000元以上。

（三）节庆与仪式载体

乡村节庆与仪式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民间信仰、社会伦理与乡土情感，是乡村社会凝聚力和认同的重要体现。节庆仪式通常与农耕文明紧密相连，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祭祀土地神、龙王祈雨等民俗活动，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智慧。可以通过传统节庆的当代转化、“非遗保护”“乡村文旅”重塑节庆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对于二十四节气，可以通过打造节气餐桌、农耕体验课程，将时间文化转化为消费场景。如贵州台江“苗族姊妹节”、云南彝族火把节，通过游客参与、摄影大赛、衍生品开发扩大影响；云南哈尼族举办“开秧门”、江浙的“开耕节”，祈求风调雨顺；秋收后举办的谢神庆典形式多样，如湘西土家族的“摆手舞”、彝族的“火把节”；安徽黔县“碧山丰年祭”、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用当代艺术激活乡村空间；云南沙溪古镇的马帮文化与国际电影节结合，吸引高端客群。

（四）社区学习与治理载体

建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修缮和活化戏台、广场、老街、水井旁空地等传统公共空间，使其恢复为举办节庆、市集、民俗活动的社区活力中心；建设乡村学堂与传习所，本土知识学校，开设传统建筑营造、乡土植物认知等课程，培养本地工匠与导览员；吸引返乡青年与外来创业者，以文化为内容进行创作，形成新旧融合的社区氛围；参与式规划与社区档案库，村史馆与口述史计划；村民共同建设村史馆，通过老物件、影像、口述史凝聚认同感，也为旅游提供深度内容；在较大区域内，对文化遗产及其依存的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维持和修复其文化生态，促进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共生；古村落、古建筑群的场景化利用，传统民居改造，打造特色民宿、非遗工坊、文化沙龙空间；农

① 庄建球：《河南省济源示范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创现代化济源建设新局面》，《中国乡村振兴》，2025年第2期，第20—22页。

② 卢勇、任思博：《农业文化遗产元宇宙的内涵、路径及应用前景研究》，《中国农史》2022年第4期，第136—148页。

耕文化与生态体验空间，将传统农业知识、生态智慧应用于现代休闲农业，打造亲子农场、共享菜园、节气厨房等，让文化遗产在现代生活中找到新的表达；将祠堂、晒谷场等传统公共空间改造为村民议事、文化展演、技能培训的场所，强化社区凝聚力；公共空间复兴，修复祠堂、戏台、书院等，使其成为村民议事、文化展演、社区教育的中心。例如福建土楼作为社区中心与文化展示地。

五、研究结论

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场“寻根”与“重生”的旅程，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融入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全过程，能够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的同频共振与互利共赢。未来的乡村振兴，不应是千村一面的标准化复制，而应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差异化发展，文化遗产正是塑造这种独特性的核心密码。通过深入挖掘并创造性激活文化遗产，乡村才能真正找回自己的“魂”，留住自己的“根”，并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充满文化底蕴的振兴之路，让古老的乡村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不是一个单向的“输血”，而是一个激发乡村内在生命力的“造血”过程，这把“金钥匙”打开的是一扇通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乡土中国”全面发展之门；我们坚信，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不仅能够描绘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动人画卷，更将为全球语境下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出充满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Cultural Heritage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Value Connot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e Approach

ZHANG Youlin, TIAN Qiming

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key measur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how to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by taking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in the face of widespread problems in current rural development, such as weak cultural identity, single model and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power.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expounding the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value system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 operation mechanism for heritage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core logic of "value activation-industry integr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brand shaping-mechanism innovation", deeply analyzes specific practice paths of cultural heritage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uch as industry empowerment, cultural empowerment, talent empowerment, ec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governance empowerment,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spatial carrier of cultural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iming to provide a sustainable, warm and deep "cultural solu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cultural herit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empowerment; industrial integration; spatial carrier

(责任编辑：陈 彬)